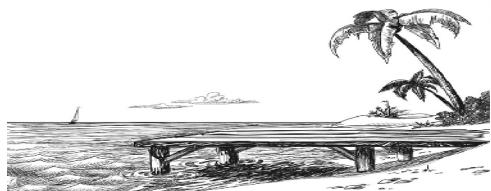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次邂逅

魏田田



说来惭愧，我再次坐在钢琴前，竟然是被妻子逼的。因为她说，跟我结婚后，知道了我小时候学过钢琴，竟然从来没有给她弹过一首曲子。这个话题，她不知道在我跟前唠叨了多少回，每一次都是我耍赖求饶，她才无奈作罢。虽然我常跟她说，钢琴这东西，一天不练，自己知道；两天不练，老师知道；三天不练，全世界都知道了。更别提我二十多年都没碰过它，还能弹个鬼啊。只是妻子这样的外行人哪里听得进去这番说辞，终于在她的威逼利诱下，我无奈就范。

我的身体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琴凳上，正对琴键中央C的位置，打开琴盖，象牙白的键盘还保持着昔日的光亮，我把双手放在上面，没想到手型还是当年老师严格调教出来的模样，我心里暗自欣喜，这迹象分明在暗示，我的童子功还在嘛。于是赶紧弹了一遍脑海里唯一记得的C大调音阶，很好，大拇指提前穿指，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的转指也都没忘。

一旁的妻子明显比我更激动，她说，你看你，还说不练，只弹了这么一点，架势就明显跟普通人不一样啊，快给我弹个曲子听。

此时此刻，我真想欲哭无泪，当年学过的曲子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，但没办法，又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扫了她的兴致。我的脑海里光速般思考着，眼睛在书架上那一排老旧的乐谱上来回扫着，古典类肯定完蛋，练习曲也没戏，最后，我的目光落在了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曲谱上，心想，就它了，弹一首《梦中的婚礼》吧，简单，好听，我大概还能糊弄过去。

说干就干，把谱子摆到谱架上，我深呼吸了几下，刚看到第一个音符，就傻了眼。那一瞬间，我只明白一个道理，

曾经像看中文一样熟悉的五线谱，如今是它认识我，我不认识它。可这会还能怎么办？硬着头皮也得上去啊。我干脆闭上了眼睛，突然，脑海最深处，熟悉的旋律不经意地响了起来，我的双手随之而动，左右手竟然奇迹般配合得天衣无缝，一段旋律就这样鬼使神差地演奏了出来，我还回过神儿来，站在钢琴旁，妻子已流下了眼泪，她说，原来钢琴这么好，你弹钢琴会这么帅。以后你每天都要弹给我听！我说，一定。

那一晚，我失眠了。第二天起床，我知道我只有一个目标。我要把钢琴这门手艺捡回来。小时候保存的乐谱经过时间的洗礼，大多数的纸张已老化，不能再用了，于是，我疯了般扫荡京东的乐谱书店。没几天，各种快递飞奔而来，里面有车尔尼740练习曲、哈农连手指、肖邦练习曲、莫扎特奏鸣曲集、海顿奏鸣曲集、贝多芬奏鸣曲集、斯伯特奏鸣曲集，还有当年让我练得痛不欲生的巴赫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。当年怎么也是业余十级的水平，我一定能练好！

后面的日子，从复习五线谱开始，到疯狂地练习哈农，再到一遍遍把车尔尼740里掌握的练习曲刷到原速，把一首莫扎特的奏鸣曲细致地扣到每一个音符。随之而来的，是手指技能飞速地恢复，是随时都能用耳朵听到最美妙的音乐，更重要的是我又找回了年少时刻苦练琴的自己。

大概是我六岁的时候，母亲跟我说，有一天早晨，她还没有起床，我就跑到她床前站着，可怜兮兮地说：“妈妈，我想学钢琴。”当然，这也许是母亲杜撰的，我根本没有关于这个场景的印象。可是，母亲在那个贫困的年代，为我买了钢琴，却是实实在在的在发生的事。我记得，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，她独自一人

前往西安，到音乐学院的琴行里，买了一架珠江立式钢琴，花了整整8000块。在80年代，这几乎就是一套房子的价钱。那时父母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，我难以想象他们用了怎样的勇气，去向所有能借的亲朋好友借钱。我想，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吧。

还是下雪的日子，母亲坐着送钢琴的货车赶了回来，工人们从来没有搬运过这种沉重的物品上住宅楼，七八个人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小心翼翼地上楼，结果到了门口还是出了意外，绳子断了，钢琴左边磕掉了一块漆，让我心疼了好几个月。

从那时起，钢琴声在市群艺馆的家属楼上就没有中断过。我现在也想不通，我那么小，是怎么知道钢琴的，又是怎么想出来要弹钢琴的。只记得我像疯了一样练习，小孩子的右手稚嫩，按照老师的要求，指甲需剪到手指肚子对自己看不到指甲的程度，可这样去练习垂直落指的时候，我十个手指尖全都裂开了，钻心的疼，我竟然没哭过一次。

从小学开始，我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练琴一小时，中午回家不休息练琴，晚上练到9点，钢琴技艺飞速地提高，很快安康本地的老师就教不了我了，母亲没有犹豫，直接把我送到了西安音乐学院，住在她闺蜜家里，找钢琴系的教授给我上课。那个年代，一节课都过百元了，可她付钱的时候从来没有眨过眼睛。

我也很争气，很努力，教授不止一次跟母亲说，我的天赋不高于音乐学院可惜了。那时的我，并没有多想，我只记得，从初一开始，每个学期开最后一个班会的时候，父亲都会到学校提前来接我，直接把我一个人送上开往西安的火车。寒假的时候，过年期间我独自

一人待在音乐学院，每天带上节拍器在琴房里练习最少八个小时，只有每天晚上，能被允许和阿姨的女儿一起看一个小时《猫和老鼠》。

渐渐地，我觉得好累。我开始羡慕身边的同学，他们每天放学了可以到处玩，可我得回家练琴；过年的时候，别的孩子在家享受节日的气氛，而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音乐学院的琴房里练琴，连团年饭都不能和父母一起吃；我好想去玩，好想去旅游，好想看一整天《七龙珠》过瘾。

这种情绪持续到高中时期达到了顶峰，我再也忍受不了练琴对我的折磨了，无论母亲怎样苦口婆心，无论父亲怎样以武力相逼，都无法改变我的决定。我拒绝再坐到钢琴前哪怕一秒钟，曾经爱不释手的钢琴，成了我最不想看见的东西。

我记得，无奈的母亲曾对我说过一句话：我从未指望你成为钢琴家，只希望你将来能有一技之长，在你困难的时候能够帮到你，在你烦恼的时候，还可以用音乐来排解。

那时候的我，怎么听得进去呢？

岁月如梭，如今的我，已经整整四十岁。当我在这个时候重新拾起钢琴，我终于明白了母亲当年那句话的道理。当琴声在家中响起，父母、妻子、女儿，都欢欣鼓舞，这不就是幸福吗？无论遇到什么烦心事，往钢琴前坐下的一瞬间，糟糕的情绪都不翼而飞，这不就是幸福吗？

我想对母亲说一声对不起，我当年太任性。

我想对妻子说一声谢谢，感谢你让我找回了曾经的挚友。

我也想对书房里的钢琴说一声谢谢，感谢你守护我到今天，让我们余生，再不分开。

春天，让我们走进绽放着花蕾的粉枝里，去窥望蝴蝶留下的印痕；走进麦田幼嫩的稚嫩中，去倾听麦苗轻轻地絮语；走进燕子牙齿间叨衔的泥土里，去呼吸那缕淡淡的芳香；走进灿烂的阳光里，去眺望早春播下的第一粒种子……

春天，风和日暖，万物生长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，所有的生命都在欢呼、跳跃、舞蹈、争鸣，都在偷偷地传递着春天的风情，悄悄地展示着自己的神韵。

其实，季节与温暖，只隔着一朵花开的距离。所有的花草，历经一个漫长的冬季，将心底最深情的念想，释放在这翩然而至的春日里。漫步于太极城滨河公园，空气中不时飘来各种花香，丝丝缕缕钻进鼻腔，酥酥的、甜甜的、润润的，不觉令人心旷神怡！这一刻，才蓦然感到自己已真正走进了春天里。走进春天，就走进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开始，每一个生命都会情不自禁地奏响新的乐章，在明媚的春光里，伴着柔和的微风，放眼望去，到处都是翠绿，到处都是花簇似锦，蝴蝶在花丛中飞舞，蜜蜂在忙着采蜜，鸟儿在枝头歌唱，人们的心灵格外清纯，也在生动地调节着自己……

这样的季节，总有一些欢喜令人无法抑制，宛如杨柳轻风，宛如枝头上竞相绽放的花朵，写满了深情款款。走进春天，不妨忘掉一切烦恼忧愁，盎然的春色会唤起你澎湃的情感，浓浓的绿意会让你诗情大发；你会看到前方美丽的天空，所有的阳光都明媚，所有的微笑都灿烂，所有的景色都绚丽，所有的花朵都芬芳！

周末的正午，独自坐在阳台上沐浴着春日的暖阳，紧闭双眸，在朦胧的状态中，感受着窗外的远山近水和对面山坡上那一株株盛开正艳的山桃花。手机里播放着抒情的乐曲，舒缓的音乐伴着午间的阳光，在我心头静静流淌，疲惫而又倦怠的身心刹那间舒缓开来。就这样静静地坐着，静静地注视着楼下走过的每一个行人，他们春风满面，步履轻盈，这些刚刚走过冬天的人们，都换上了轻便鲜艳的春装，装点着美丽的春色，他们潇洒飘逸地走过，在我眼前留下了一道道醉人的风景！

岁月的阡陌里，邂逅一朵花，一棵树，一个美好的你，都是生命的恩泽。驻足三月，静听花开的声音，细品芬芳满目的春天，原来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！

回想前些年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心头仍有些许感伤与惆怅。生活的繁杂，工作的疲惫，累累凡俗欲念的波澜，曾打湿过我的梦想和追求，让一颗充满激情的心再也无法飞翔。然而，再长再远的路都有尽头，再黑再暗的夜都会天明，再深再冷的冬季终会逝去，越过孤冷清寂的冬日，便是生机勃勃的春天。我知道自己拥有长在骨子里的隐忍和顽强，让我满心欢喜地怀揣那一抹如阳光般有着明亮色彩的小小梦想，迎接每一个春日的到来，迎接每一道朝阳的升起。

春天，总喜欢独坐一隅，静静地回想一些人、一些事，心灵深处的那一缕温暖和感动，有如蝴蝶在花丛中自由飞翔般的感觉，又如蓝天白云般的纯洁无瑕，那一刻心里就会莫名地产生一种温存与美好。其实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春天。然而，每一个春天的背后都会有一段冰封的历程，人生只有经过冬日的严寒才会迎来明媚的春光。我深知，是春天给了我无尽的遐思、无穷的力量和无限的希望，让我变得真实而快乐。

春天，一切美好都如约而至。这一刻，让我们换上好心情，趁着春光融融、微风不燥，一起走进山野，迎着春风，沐着暖阳，一路出发向前，一路繁花似锦，一路明媚绽放！



开在城里的油菜花

王宗焯

出城的时候，看到开发商用剩的一小块土堆上，早开了一绺油菜花，矮矮瘦瘦的枝身和着二月的春风，比身后刚盖的楼群还要新鲜。

望去，一条车路之隔的江边，柳都还光秃秃的，一树树灰色的半身，它们却好像跳进了早春招惹着行人，跟大街上几个装扮前卫的女子相似。我打量它们，它们不全看我，一大部分花的脸庞和眼睛都高扬着，走马式地朝向了新来的、忙碌的车流、人流。似乎在把我滑开，就像滑过没有价值的视频，仿佛这样才对得起开张的青春。至于桥下常年流淌的汉江，和融有山水的空气，它们才没有兴趣探讨其深邃、恒远。

我好奇地想，是谁把它们带到这儿的，在农村大田里一起开花授粉，一起结果收割，难道不好吗？这儿最早的时候是一个深坑，种过世代的庄稼，后来倾倒在城市的垃圾。二十年前，开发商来了，又堆了建筑垃圾。现在，开发商走了，用不上的这一角地就弃下了。说这些历史，估计是刚住这儿几十天的油菜所不知的，只有祖祖辈辈在这儿繁衍才能记住。

与乡野的不疾不徐相比，这儿注定要把它们变成过客，给它们留下长久的遗憾，甚至让它们短得来不及问上一茬是谁，也来不及料理下一茬后世。不过春天，到底来了，多好啊！沐浴暖风，哪里都明媚，哪里也都阳光。慢点，都别抢，别在丰满的春季里留下早衰的虚度。也别问，因为是野坡上的狗尾，还是城墙拐角的苔藓，或是泥土下的种子，只要活着，春天就属于你。不相信，过些日子，要不一两个周吧，朋友圈里准有人发送寻你的消息，接下来也必然掀起一波热潮，遮天蔽日的图片、文字，让我们这些城市站岗而抽不开身的人眼馋——村里的菜花开了，一大片金黄的浪。沟里的桃花也开了，一大片绯红的霞。坪上的草跟着动了，一大片眨着眼睛的生灵。简直目不暇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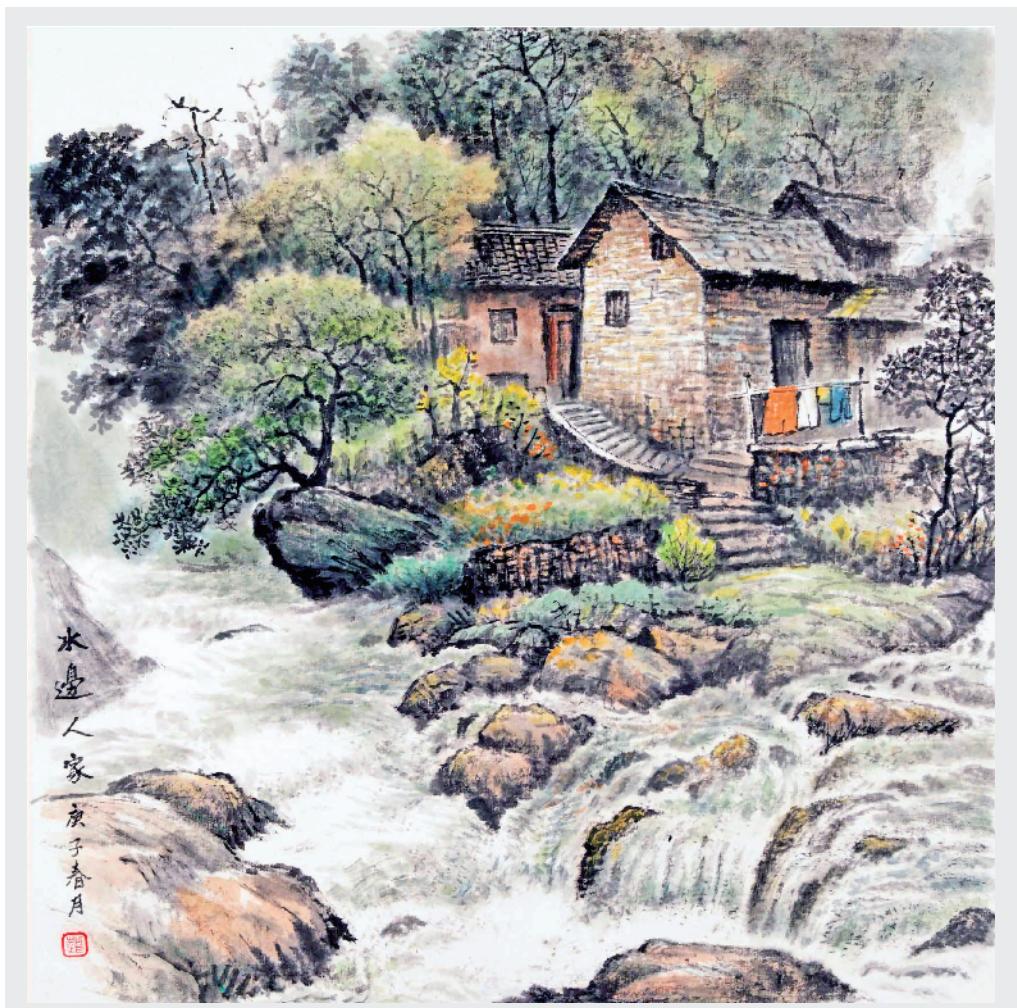
能这般轻松地牵住城里人，不得不说，它们活得才最明白、最潇洒。日复一日，我突然羡慕起为自己而活的它们了，我也可以，不过需要一股勇气，先得找到合乎自己的一块土壤，再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，要不然跨不过道上的荆棘。定力也要，否则远路上的诱惑和孤独就能把我消灭。积极的行动也不能丢，因为早起的鸟儿有食吃。我一定可以活过那些植物，甚至还养活一些它们，但一定很少人说我不起。

曾在个春夜，我看见一树樱花，在城里的一条小巷子里独自开放，花很灿烂，充满了月光。走近的时候，我又似乎看到洁白的花瓣在缓缓伸展，听到啾啾响动，像我身体里的脉搏在股股涌动。仍是一个春夜，当我走到夜市的垃圾桶边，一个比我还高的生命忽然向我招手，抬眼的瞬间，我惊呆了，橘黄的路灯下，千百朵玉兰开了，静白的花像一朵朵昂扬的又饱满的艺术品。唯一不足，是花下一个个油脸醉醺的呆人和女人，正吼着、喝着、闹着。它应该不需要谁的赞叹，因为正杯抱着苍苍。它应该也不属于地面，因为脚下的污秽根本爬不上去。这一刻，或许对面楼里落地窗前，一个高雅而耐心的诗人还在，从黄昏起，他就追着一朵花开。

可惜，这个世上的多数植物不懂这点，非要人来做设计和提携，好像攀附上人，才不感到寂寞，才获得了价值，才会营造出半圆里的浮影，假山边的松泉，以及鸣禽、柳垂稻花香……其实，最好的生活，不是得了某段运气，不是挤进了某个圈子，更不是靠了某座大山。时间才不管你是谁，都一样会老，一样会生病。无论你的肚子有多大，每日依然三餐饭食，无论你的身板有多宽，梦里还是一张床垫。一辈子，或许我们走过了很多地方，融入了很多群体，同样也浪费了很多时间，埋葬了很多自我。谁会不告诉你，被生活活起来的问题，你在慢慢变老，你剩下的春天在慢慢变少……

倘若问所有的人类——人生最美的时光，我敢肯定多部分会说是春天，因为大家都讲过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。春，多好啊！一片的阳光，一片的催发。即使身处天涯海角，也照样开花结果、繁衍子孙。

多年后的今天，当我真正地领略到了春天和这点，便不再羡慕别人的位置了，也不再急于清醒了。而我的一生已过，稀里糊涂地过了一程，接下来是该醒了。



水边人家 赵国民作

瀛湖

第1306期

瀛湖读水

坐拥青山绿水。瀛湖，宛如一面镜子，映照着日月，也映照着彩霞，穿梭旧时光。

两座山对峙，崖与崖相望，苦若相思。

一座电站，如同系在两座山之间胸前的一枚纽扣，从谷底托起，托起，从此拉近了天柱山与玉皇山距离，高峡出平湖。

瀛湖读水，滋润心田。水的柔软，波光潋滟，小船在雾中穿梭，歌声在江上跌来荡去，有种久不唱歌想唱歌念想，一种思乡之情，在心中油然而生。

大美瀛湖，这西北最大的淡水湖泊，像一位处子，汉水静静流淌，流走了岁月，流走了多少时光，细数着风生水起的日子。瀛湖，北依秦岭，南临巴山，托一弯明月，捧一轮太阳，如一幅最美的画卷，春风吹绿了两岸山川。

湖面的风，柔柔的，桃花流水鳜鱼肥，小船轻轻划过，像烟雨江南，如春天的一首诗，更似一幅画，美了瀛湖，醉了陕南。

南宫山赏雪

春寒料峭，南宫山，巍然挺立。雪，又下



安康春韵

束宝荣

起来了，诗意弥漫山巅。

翠绿的五针松，挂着冰凌花，一棵棵山茶花，含苞欲放，林间的小松鼠，迅疾爬上树梢，翘起了小尾巴，如风一样掠过。在南宫山徒步观光的人群，拄着拐杖，也支起长枪短炮，定格抓拍这精彩的瞬间。

南宫山赏雪，别具一格，诗的情怀，山的巍峨，雪的告白，风的曼妙，远山近水，把南宫山装扮成一幅古画，意境高远。一片流云经过，一枚春天翠绿的叶片，飒飒作响，一朵花静静绽放，诗意般弥漫在崇山峻岭间。

山路弯曲延伸。当接近接台亭阁，古色古香，眺望悬崖峭壁，古建筑镶嵌在半山之腰，点缀在绿树掩映中，春意浓浓，春风浩荡。雪，在渐渐融化，春光爬上枝头，让南宫山鲜活了许多，一路春风，跌宕起伏，醉了巴山，绿了陕南。

南宫山听雪，梵音缭绕，端庄的古松，翠绿的叶片，积雪融化后的大山，苍翠欲滴，白云从崖前飘过，万里河山，气势磅礴，如织锦绣一般，一直向远方铺展，吸引着外来观光客，走入南宫山怀抱，拥抱春天。

汉江听雨

春雨潇潇，汉水墨韵。

二月春风似剪刀，三月桃花朵朵，汉江公园，十里长堤，真是春光无限。

汉江听雨，别有一番风情，魅力无穷，让你感受品质生活，是由一滴雨，传递春的讯息。

春江水暖鸭先知，春风绿了汉江岸，春在汉江如梦如幻，你瞧：十里长堤，汉江公园，长滩公园，沿途尽收美景。白色、黄色的玉兰

编者按：潘鸿宾古典诗词创作成果丰硕，并不断扩大古典诗词表现视域，努力在“旧枝”上开出“新花”。这首歌词行体诗歌《烧饼马歌·赠马安师傅》表现的是市井人物，富有生活气息，是古典诗词直面生活，直面小人物的可贵探索。

烧饼马歌

潘鸿宾

烧饼马者乃何人？回族街区一草民。摩托载饼沿街卖，日日不闲劳作身。与之邂逅到熟识，误听叫卖缘交亲。主张美育代宗教，旗帜既高未可亲。举手拈此寻常例，以诗立言传其真。回首回望十年冬，一声远远响洪钟：“烧饼馍咬咬牙硬——”，四顾寻声无影踪。音流如串字如珠，节奏紧凑又从容，方言成声无字核，底气直吹化长虹。拂面凛然不相犯，飘过长衢如清风，丝丝缕缕古典气，声息竟与美声同。仿佛僧从寺院来，更像置身教堂中，既为喧嚣亦咏叹，情景恰与歌剧通，《塞尔维亚理发师》*，戏里戏外两不误，远意来从无形处，理发卖饼中外融。后见声貌不相契，始惊耳目大分裂，认知历月又经年，思维才与剧场热，叫卖再听发肺腑，其中自透光和脱。人有气则声有韵，归根结底在生活，但得生活立足稳，生命不息声不竭。文艺起源在劳动，高论为律律如铁，“吭育吭育”是歌谣，鲁迅先生曾经说。沉溺春花月夜夜，骚人雅士自不

屑，兹于秋窗风雨夕，几经反复收谱残，文化命名烧饼马，琵琶反弹风花雪，消费文化无创造，教习啼啼声带血。《酒千筒卖无》空瓶，《卖花姑娘》吐苦情，五四早唱《卖布谣》，现代启蒙号角鸣。知人论世还从头，道友相偕进老城，南正街上久徘徊，两次探访看分明。青石板街新又古，家家连楼店撑开，三百米巷双寺对，沿道饼铺透香素，生意生活有分合，早市熙攘只过午。六十一号马安，那日却是妻当炉，静守北寺礼拜归，其人清瘦类相如。最堪认作理发师，职业凡俗非凡夫，塞尔维亚如与比，安康小城亦不输，穿城有声中气足：“快给大忙人让路！”我闻多年耳未疲，常听不厌沁心脾，总恨俗世赏音少，但买烧饼食如饱。萍寄金州二十载，晨昏江堤喊啊依，龙钟犹堪堪一振，于斯两表我所期。一表单向音乐人，创作必得有根基，玩弄声腔入雅颂，词曲出喉乏生机，中外榜样何所有？赵元任与罗西尼。二表再向美食客，识味当饱饕与饥，真香自求真性情，草木本心不可移，奋进之音若不懂，口舌失灵已够迟，叹我生涯多壅坎，倦怠每闻如马嘶，几多难眠长夜起，潘晓为添一声鸡。今与叫卖相酬唱，仿吟白傅江州诗，尔曹翡翠兰苕上，或以俚曲充笑资。

(*注：西欧十大歌剧之《塞尔维亚的理发师》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的名作，“快给大忙人让路”是其中的一首咏叹调名曲。)

花竞相绽放，红梅报春，小鸟在枝头歌唱，充满生机勃勃一片。

春天的雨，淅淅沥沥，柳丝摆动，如少女舞动的裙裾，婀娜多姿。每一滴雨珠，挂在树梢，晶莹剔透，如明珠闪烁，似玉珠落盘，闪烁着灵性的光芒。

汉江听雨，风情万种。雨，滴落的声音，簌簌作响，如古筝弹奏一曲高山流水，余音绕梁，洗濯历经寒冬后沉闷的内心，在春的萌动中，一阵花香，沁人心脾，一种古典诗词的美，诗意在江面跌落。

秦风楚韵，汉水缥渺，云雁在细雨中剪开春幕，一路沿着春天的脚步，春风化雨，一片春色。蓦然，见沙滩上有几只小鸟，伴着春的节奏、雨的温润，在水中觅食，追逐着一群鱼儿，扑棱棱起翅膀，瞬间，把汉江浓缩成一幅淡墨画。

汉江听雨，在唐诗宋词里，填一阙唯美的词，雨，沙沙细雨，美了汉江，绿了陕南。一行白鹤在沙滩飞翔，春之韵，在我心头渐渐泛绿，缭绕，飘逸，回味无穷。像一股甘冽清泉滋润人心，舒心悦意，诗情画意般弥漫心头。

汉江听雨，诗意绵绵，一种情怀，像春天霏霏细雨，丰盈，贴切，舒软，让人有种枕石待云归，醉在春风里的感怀。

汉江听雨，细雨绵绵，春，爬上了枝头。